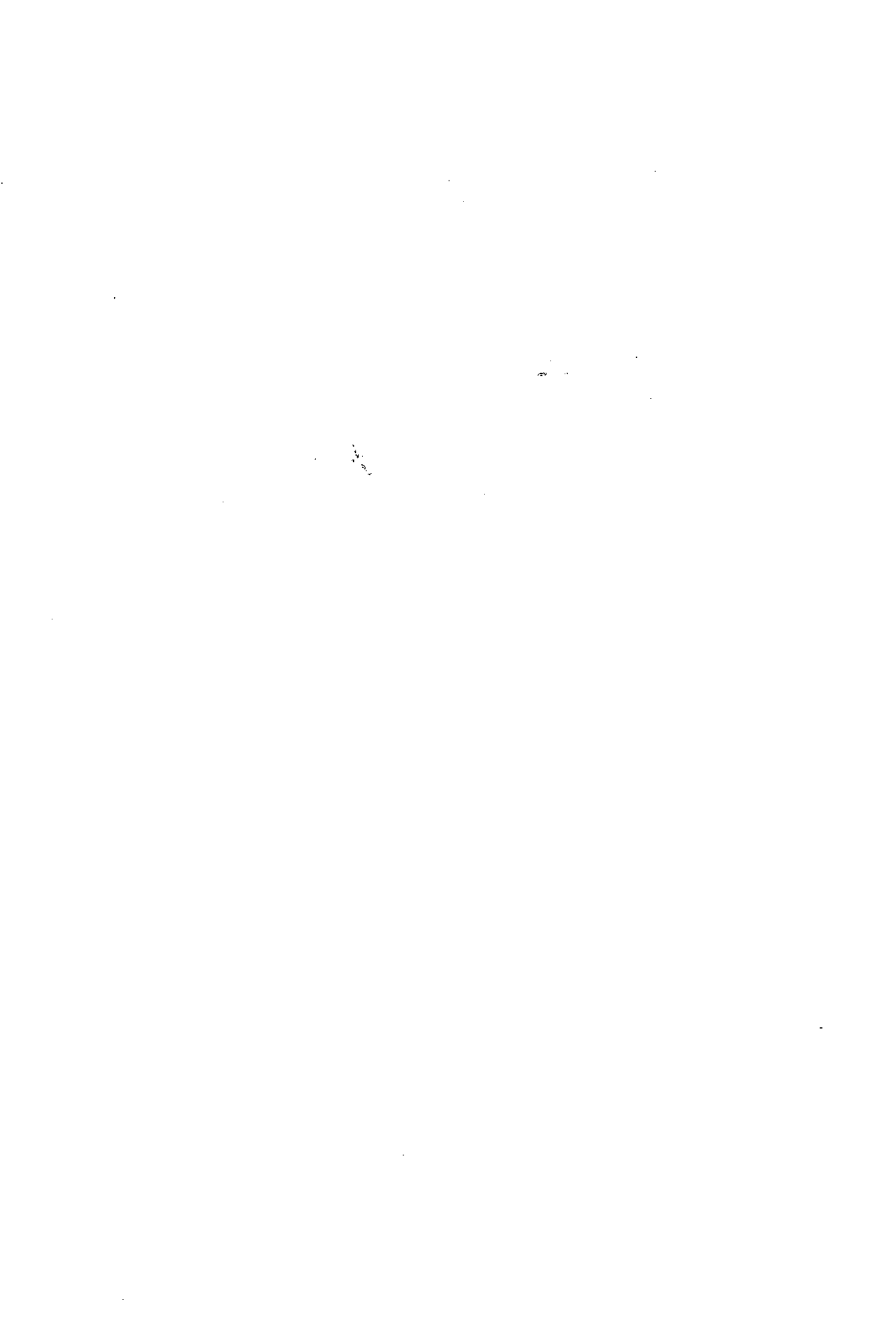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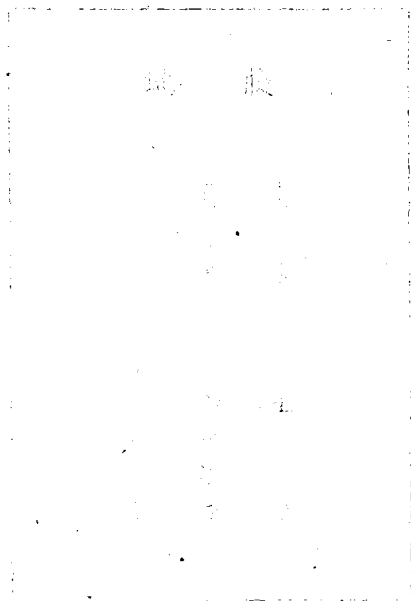
地腹

著 林 王

行 發 店 書 華 新







「腹地」重要勘誤表

第一頁 第一行 「大雞蛋」下缺一「黃」字

榮軍幸大剛坐在一輛老黃牛車上，走到自己村莊南灘渡口上的時候，正西大雞蛋似的太陽，眼看就要一出溜下山啦，天空裏出現了一片彩霞。欠身一望北岸嶺外親熱的木村和樹林，扭頭向送自己來的車主老頭說道：

「謝謝你，不用過河啦，麻煩了你半天。」

繩繩一拉，老牛站住。大剛從車座上跳著車輪下來。老頭順手遞給他拐杖和荷包。大剛又說了幾句客氣話，老頭回答著：「這算了甚麼，你們抗日是爲了誰？」把車拐回去，又嘆了一句：「以後再說話吧，同志，」就一撥牛尾已帶了驢馱。

滹沱河灘很寬，水流並不大。木架子上擺擺着些穢藉，再墊些土，就成了了一座小橋。橋身不十分堅固，車馬過時，就搖擺真還直往河裏淌土。但是不宜明春開河時期，這座橋是不會坍塌的。滹沱河是個百里自在王，年年漲落，只能在冬天臨時搭一個小橋。春天更老實，不用橋就能過，水淺沙土底比葦道還好走，而且十年有八年曬一春天河底。可是到了夏天，出洪下來就平

漕，混黃的泥湯子，漂着浮屍，沖灑着兩岸，像吼叫着凶獸。坐這種脾氣，容易發作也容易過去；過去以後，又會溫順地老實一冬天一春天。抗戰前年年冬天，就草草搭那麼一個木橋，可是現在，要防備敵人出來掃蕩的時候再用上它了，於是搭一段木橋，留一段空，用擺渡船接上，有敵情時就把船拉走或者沉沒。

辛莊在河的北岸，村邊上有些鑽到漫天雲裏的白楊樹，和長成一團的榆樹、椿樹、柳樹林子。不知道從甚麼時候起，村頭上出現了一道白綢子似的淡淡的霧。這霧在村邊樹林子半截腰裏，橫抹了一筆白道子。

村頭挺清靜，就連陰涼的北風，颯得也挺溫柔，彷彿開春的天氣一樣。辛大剛在這座木橋上過的時候，抬頭看見那條白霧後邊自己的村莊，猛然聽見種稻糞裏漏下去的土打在河水上發出來的聲音，低頭又看見水裏晚霞和木橋的倒影，心裏真是說不出的高興。

這村莊，這河流，這晚霞，在小的時候多麼熟悉啊！可是在他從擺渡船上像兒童時代那樣頑皮地往岸上一跳，而殘廢了的右腳，扎心地一疼的時候，一種奇怪的矛盾的思想突然佔領了他：

「我都殘廢了，這裏還是老樣子，真他媽的！……二十來里地以外，就是敵寇的據點和公路崗樓，再遠點就是敵人的鐵路、兵站、糧台、飛機場、兵工場。等不到一兩月，敵人就得來燒殺一回，年年春冬兩季還有幾回掃蕩。……可是這地方，却這樣安生，這樣清靜，彷彿跟戰爭一點

兒沾連也沒有，它好像在一旁瞭望一樣！……

辛大剛是個肉敦敦的中流健兒，寬門兒，大眼睛。看人的時候愛挺脖子，混身上下是疙疸肉，沒有一點兒的柔和勁。雖着換上了便衣，可是裏邊還套着一個破軍裝褂子。這一天他想從羅渡船上，一跳下來，右腳一疼才改為穩慢下來上河坡的時候，把眼眉擰成了個瘦痕。

河坡上沿靠大道旁邊有一個看守擺渡口的土窖。窖下半截在土裏，上半截露在外面，前臉向陽，還用種種籬笆圍了個垣牆。辛大剛沒有下橋，早就有一個人立在梳篦門口端詳他了。這個人抄着手，梳篦籬笆影着他半個身子。短小矮胖，敦敦實實的，額帶子上的肉垂突着，又黑。臉盤簡直像個秤砣。眼睛不大，眉毛挺稀挺淡。遠看來不很明顯，只有腦袋上蒙的那塊淨壯手巾白的耀眼，像木頭墩子上有一團雪。他一動不動，凝神定睛地望着一拐打一拐打上來的辛大剛。等到辛大剛發覺他那副充滿了警惕的眼神正為了他的時候，這個人好像織樹開了花，秤砣似的臉猛向外一擴張，眼神也放了光，笑着說道：

「這不是大剛兄弟嗎？你怎麼……」

他末後一句話沒有說完，就收斂起來。大剛抬頭一看是楊大章，心裏早明白了他要問沒有問出來的一句話，立刻又慚慚又驕傲地笑笑一下，解釋說：

「行嘍，咱們又做伴嘍，受了傷成了殘廢，只好回家還當老百姓！」

「甚麼時跌受了傷，怎麼一動一動就疼得厲害！甚麼時候去呢，反正已經到了，還忙甚麼？」

辛大剛一游移，也就進了牆門。一邊走著，楊大章又急急地說道：

「好傢伙，你這一出去，有四五十年，怎麼甚麼訊音沒有往家捎呢？都知道你在隊伍裏落的名聲很不錯，可是究竟怎麼樣，誰也摸不清。……」

大剛正要回答，地窖門上的草簾子一動，伸出了個大骨格大臉盤的人。畧微向他一楞，也立刻打起招呼來：

「嘔，大剛！哼，怎麼？」一見他拄着拐仗，知道問到病根上了，趕快又改嘴：「進來，進來，……」窖裏有一股子煙味，東北角上的鍋灶裏還冒火呢。楊大章進來坐在灶火墻前邊添柴禾。窖地下鋪着幾個辣稽。斜躺在辣稽上邊的，細長身材，五官瘦小，肉皮僅僅包住骨頭的結巴嘴李二柱，結巴着嘴，直想跟大剛打招呼。站著抽旱煙的那個黑胖子，和盤腿倚在北牆根，手裏拿著油綠桿白來水筆和小長方日記本的陸團臉，他只是覺得面熟而不知道姓名。他們一見大剛拄着拐仗，土「紫花」布便衣裏套着破舊的草黃色軍裝褂子，就不自覺地站立起來，表示了一種尊敬。

大剛也感覺出來人們對於自己都抱著一種同情和期待，於是沉靜了一下以後，也就簡簡單單

地說了一下他這幾年的軍隊生活。又講了講抗戰必勝的大道理。後來他說他到山裏抗大分校受了訓，就到二十七團代理連長。這一個團主要是在大清河北活動，大清河北更殘酷，他前後輕重受過七次傷，最後這一次是今年秋季反掃蕩，右腳踝骨中了子彈，傷口治好以後成了癩子。平原上部隊游動性太大，他已經不能再跟着隊伍東征西戰，只好回家來休養。

「這，這個河口也犧牲過三個人呢，聽，聽見說了嗎？」

結巴嘴瘦二柱，爲了表白自己不落後，沒等辛大剛說完，就向他誇口了。辛大剛確也因爲他這句誇口而感到興趣，馬上問：

「沒有聽見說，怎麼犧牲的，在這渡口上打過仗？」

「打過，打過還不只一兩回呢？」秤砣臉楊大章搶着說道，「可是打仗不一定傷了我們玩船的。就怕敵人拂曉出來搶這擺渡船。小有，你不是和他般上般下地從小就在一塊玩嗎？他就是前年夏天，城裏敵人出來掃蕩河北，頭明搶船，他還以爲是咱自己的偵察員呢？人家喊船過去，他一邊擺着船，一邊嘴裏還叫着同志問敵情。人家上了船，立刻用刺刀挑死他了！……」

「唔！小有這麼犧牲的！」辛大剛想起了他們小時候在一塊玩的情形，心裏很難受。

「還有二肥你記得不？他們村的，」一指辛大剛不知道姓名的那兩個，「可是你那年冬天，拉隊伍過來過去的，他老說要給密當馬奔的那個傻大箇……」

「記得，記得，挺愛聊，舌頭有點兒長，怎麼他也犧牲了？」

「犧牲了，去年秋天。北邊林橋據點裏的敵人，半夜裏化裝八路軍佔了咱們村，河南的高村住着縣政府和婦女訓練班，早晨起來還練早操唱歌呢。敵人就要過河包圍去，我們看出了他們原來是敵人。二肥子和他，」一指大臉盤的李文斗，「把船撤了。敵人已經走到了河灘上，朝我們就開槍打。我跳到水裏一個猛子扎了有半里地，算逃了活命。二肥子浮到南岸，指望鑽高糧地，可是敵人的子彈像雨點子，打穿了他的肚子。敵人回村逮人給他撈船，村裏人裝做不會浮水追不上船，來回翻騰了老半天才算把船靠了岸。河南的咱們人，耳聽見槍響跑遠了。」

「我跑去送訊的時候，他們才出村，還排着隊呢！」大臉盤大鬍骨的李文斗，很自負地添加了一句拱寫。

「早沒有了顧得普普拉走了，我正在村裏，一齊跟他們溜走的。嚇，當時……」盤腿坐著的那個個咋臉說着，把手裏的鋼筆日記本放下，要立起來形容當時的情形了，抽旱煙的黑胖子插嘴說道：

「要不是我們船工英勇犧牲，縣長也得叫人活活捉住，」他像怕誰不相信似地一挺脖子，一懸身聽得槍響了，立在大門口上還朝大夥說：「沉住氣，不要慌，那許是咱們自己的崗哨走了火。後來機關槍一響，縣長也抓了瞎，撒鴨子就跑！……」

『那機關槍是打我們倆的！』李文斗又找機會添了一句。

『要不他們這擺渡口，在縣裏就挺吃香嗎？』秤砣臉楊大章逗趣似的一笑。

『你，你，』結巴嘴瘦二柱又誇口道，『你知道我們這是幹甚麼的？我們這是開小組會的。我們開會是，是準備，冬，冬季反掃蕩，我們這擺渡口，重，重要的很，直，直屬縣工會領導。』

『嘔，你們是開小組會的，討論冬季反掃蕩的工作，好，一樣的抗日工作……』辛大剛也趕快鼓勵了他們幾句。

秤砣臉楊大章更高興了接着說：『你們隊伍打游擊，我們擺渡也打游擊，你知道不？』秤砣臉上他那不大顯的兩小眼珠，也放出了亮晶晶的光彩，『我們一天黑，就把船拉走打游擊去了。情況不緊的時候，容易找我們。一鬧敵情，誰也找不著我們。就是距軍隊裏的偵察員和我們有暗號，甚麼時候找我們過河都行，……』

望着重板的大車軋地的聲音，忽然由遠而近地傳來了。船工們的臉神，跟着轉移到那邊去了，辛大剛於是告辭。他們也沒有挽留，立刻一齊到外邊來看。從北邊來的是五輛拉白菜和大葱的牛車，一直朝擺渡口上走來。大剛往北朝村裏走去，船工們趕車上船去了。

村頭那一條輕淡的白霧看不見了，樹林子裏已經浮起了一片一片的黑影。拄着拐杖一拐打一拐打地往村裏走的時候，辛大剛對舊鄉的感覺起了變化了，彷彿探望一個在戰場上共過患難的老

同志似的，心裏充滿了親切的友情。

街口都壘了戰鬥牆，對於他這久經戰場的軍人，特別親切。村頭的場裏有一對籃球架子，架子上的鐵環碰歪了，大概常有人來打球，又叫人感到像後方。

辛大剛家在村東頭。他從村邊上的小道，繞到村東口的時候，看見村東道溝上下，陸陸續續地來了幾十個青年。隊伍吧？都穿着便衣，老百姓嗎？上身又挺長，箇箇嘴裏正與高彩烈地談論着什麼。辛大剛雖然聽不清楚他們談的是甚麼，反正感到談的決不是敵情，因為口吻太輕鬆。後來看見他們有一個人手裏拿着籃球，才斷定他們是村裏的「青抗先」或者後勤工作人員，到附近什麼村裏賽籃球去了。

進了院子，院子裏冷冷清清的，北屋前邊那棵槐樹上的葉子直往下落。辛大剛以為父母兄弟都沒在家，就一直往北屋裏走。上了台階，他才看清他父親獨自一個人坐在灶火坑前邊守着一個小飯桌打盹。拐杖拄地的聲音驚醒了他，他混身打了個激冷向門口一望，疑疑惑惑地正要問：「找誰？」時，兒子已經用着離家多年的懷念的口吻說了：「吃飯的嗎，爹？」

「啊！甚麼？」父親怕自己的耳朵欺騙了自己，急忙站立起來，用力縮緊了他那花眼：「你是剛嗎？」兒子只能以「啊」字回應，「怎麼你架上拐……」父親害怕什麼沒有說完。

「受傷了。」

「受傷了！？」

「傷着骨頭了。可是已經治好了，就是落了一點兒殘廢，不要緊。」

兒子的安撫，父親並不能感到滿意。父親也想說幾句安撫兒子的話，但是心亂得不知道說什麼好。兒子除了再說幾回「不要緊」的話，還有什麼能安慰一下多年等待着日夜想念着兒子歸來的父親呢？

父子倆沈默了。多麼跳動的心！多麼悲喜交錯的情感！都壓縮成沈默了。父親又原地坐下，兒子拄着拐棍一動也不動。

一個肥得發圓的老鼠，從東牆跟底下窟窿裏跑出來，跑到小飯桌旁邊，聳動着尖嘴巴上的鬍鬚，轉了一轉凸圓的小眼睛，突然感到有什麼凶兆似地又急忙跑了。

兒子忍受不了沈默的痛苦似的，先開口問道：

「俺娘呢？」

「前年死了。」

「前年死了？」

「不知道你在哪裏，也沒有給你去信。」

兒子把想念母親，和母親死了也不知道的淒涼感情，用力嚥進肚子裏。仍是一動也沒有動。「我兄弟呢？」過一會兒他又問，聲音很細微，好似怕再聽見一個不愉快的回答。

「吃了飯出去了，成天不在家。你吃了沒有？」

「吃了，在道上吃的。我們儘吃兩頓飯。」

這幾句回答，將沉悶的空氣畧微打破了一些。兒子開始移動到風箱板上坐下，父親也長長地嘆了一口氣，問：

『不出去了！』

『不出去了。』

『不出去了倒好。』

這個『倒好』，隱隱地刺激了兒子一下。爲什麼成了殘廢不能再上戰場，反倒好呢？難道這是父親老了，溺愛兒子嗎？家里不是還有個兄弟嗎？

誰然往外鄉逃難，或在都市裏做苦工，十幾年都在一起，可是父子間老是抬杠拌嘴，不對脾氣。在外邊的時候，兒子給父親鬧禍，回到家鄉，又成天交結些叫父親看來像『不三不四』的朋友，弄得小日子也過不安生。自從他參加了隊伍拉了走，父親心裏才感覺到清靜。爲什麼這一回回家，他反倒願意兒子不再出去了？人老了，就會把兒子的過失統統饒恕了？

父親忽然將筷子盪收拾起來，將桌子發聲放在一邊，一言不發，進東裏間裏去躺下睡了。兒子坐在外間風箱板上，沈默了很久，實在寂寞得難受。假如父親問問離開家鄉後這幾年的生活情形，罵自己幾句，或許也比這個教人舒適得多。可是他却一言不發地躺下睡去了。

早先在家時候，自己在西裏間睡。他悶坐了會兒以後到西間去看。西間跟他在家時一樣，只是坑席已經有的地方破得露着麥秸，舊芭條和破褥子勉強可以蓋住當中的一片席。大概是兄弟在這一間裏住。

大剛也想早些休息。但是躺下不多會兒，就覺得脖子底下有小東西爬動，接着膀子扇上就火燒火燎的癢痛起來。他一生氣坐起來，到門台上立了一會兒，又到了大街上。『找誰閒聊一會兒呢？……可是知道誰在這幾年轉變的怎麼樣了呢？』往西邊走了會兒，忽然看見了十字街口那裏燈光明亮，彷彿有什麼飯館子夜市似的。好奇心叫他往那裏走。大街西邊忽然匆匆地出來了兩個人。他們走的很快，像不滿意誰，嘴裏議論着什麼：

『明天不來了，他們愛批評什麼，批評什麼！』前邊沙噪子的這樣說。

『不去吧，說什麼組織觀念薄弱，破壞青年識字班！去吧，又老是來不齊。等齊了人就半宿了。在劇團的自己請教員，早些到，上完了課，接着排戲，多麼好，他們不幹，真是！』這一個聲音細，口氣也比溫和一些。

『他們是吃醋！』沙噪子的老帶着氣，『上次公演叫好了，他們眼兒熱！』

『他們老說是參加劇團是給文建會做工作……』

說着，他們隱沒在路南的一個寬道黑影裏了。他們不滿意什麼要求什麼，辛大剛都不瞭解，也沒有往心裏攔，仍舊往西走。

『老豆腐——熱的！』從明亮的十字街口上傳來了這一句吆喝聲，接着兩個賣餡餅的，也用鏟子敲打着鐵鍋引門顧主。

辛大剛覺得肚子裏有些空，想就過去吃點兒。忽然鑼鼓胡琴的聲音，在村南頭響起來了。鑼鼓胡琴，在鄉下本來是平常的樂器，但是在靜悄悄的夜裏聽來，却分外的刺激人。大剛幼年就好拉胡琴，何況在這麼一個寂寞的夜裏！於是他仄着耳朵聽了會兒，辨別出那聲響的出處，就摸索着找去了。

劇團的排戲場是利用杜氏宗祠的正廳。祠堂裏已經不掛着家譜，也沒有燒香上供的蠟台和香爐了。有幾張桌子板凳，擺的歪歪扭扭的，大概是排戲當佈景的。演員們都沒有化裝，當中桌子上又只點着一盞豆大火亮的新式煤油燈。辛大剛從窗戶外邊往裏看了看，仍舊分不清那是劇中人那是旁觀者。奏樂的和導演比較容易看得清楚，因為奏樂的手裏都有樂器。杜和珍大概是導演，直去更正演員的動作。演員做一個動作，也必定先看看導演對自己的反應，旁觀者也插嘴指示動作，批評表情。一個性急而熱情的沙嗓子的（大概就是大剛在街上黑影裏碰見的），上去做榜樣，結果弄得更加紊亂起來。

排的是一齣歌活報。每一個動作都配合着一定的曲調和音響。大剛起初只是覺得這調子親切動人，後來突然想起來見過分區劇團表演過。特叫作『參加八路軍活報』。於是乎劇情漸漸瞭解，演員所扮演的腳色也漸漸能够分辨出來了。每個人的輪廓都半明半暗，像木刻畫。他兄弟二強演一個日本兵，鼓着肚子弓着腰，活像一個胡蝶立起來去似的，但是太幼稚太誇張，一點蠻橫

勁也沒有，而且走不對節拍。導演杜相珍一連給他改正了三四次，演老頭老婆的都直起腰來恢復原來的姿勢了。飾少婦的一個少女氣得叫起來：『真是，笨死了！』

這個少婦老在那個老婦身後影着，大剛起先沒有注意。等她用她那尖亮的嗓子一叫，撒嬌似的一跳的時候，他才發覺她即便在黑暗的夜裏，也有着一種魔力。『她是誰呢？誰家的閨女呢？』大剛發呆地想着看着。滿屋子演員忽然哈哈大笑了起來。大剛急忙轉看大夥，不知道甚麼時候他兄弟二強的表演已經成功。下邊正要上台的是那個小漢好。出演漢好的是一個十六七的青年，對於這角色感到極大的興趣，早偷偷自己化好裝，藏在黑影裏準備出洋相了。他歪戴着一個毡禮帽，淺黑色的眼鏡，麻綢大衫，敞着懷。……

大剛自己幾乎也噴笑出來，忽然覺得身旁有一個人用小磚片往窗裏投，像調戲屋裏某個女演員似的。他一扭頭看他，他用着他那小流氓眼，死釘釘地釘着那個裝少婦的少女。這個傢伙，至多不過十八九，可是十足的流氓氣。大剛覺得他這種行爲非常可恥。可是又一想，自己立在窗戶外邊幹甚麼呢？於是他急忙走出來，又回到大街十字口上。

十字街口的那個賣老豆腐的攤，已經賣完了走啦。餛飩鍋前圍着等吃的主顧。靠東邊的這一個攤，包餛飩皮的是個老頭。填柴禾出鍋的是個十五六歲的女孩子。立在前邊等吃的是兩個青年，個子略低一點的那一個，一隻手抓着畧高的那一個肩膀頭。他們像才散了會，嘴裏還直談論會場